

中國人文化藝術

高乾大

歐陽山 著

新華書店發行

大 乾 高

著山陽歐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一
第二章	幽會	六
第三章	爭論	六
第四章	希臘神話	四
第五章	歡送會上	四
第六章	破裂	四
第七章	新的方向	五
第八章	發展	六
第九章	巫神的罪惡	七
第十章	再發展	八

第十一章	苦鬥	一〇五
第十二章	夾攻	一三〇
第十三章	動搖	一三四
第十四章	嘲笑和安慰	一四六
第十五章	糾紛	一五九
第十六章	春耕時節	一七三
第十七章	謠言	一八六
第十八章	二流子	二〇〇
第十九章	酒後	二二一
第二十章	鬧鬼	二三四
第二十一章	青蛇的故事	二三三
第二十二章	鬼的家庭	二四四
第二十三章	惡鬥	二五九
第二十四章	勝利	二七九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這故事出在任家溝合作社裏面。那時候，是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這一年，土地革命才過後不久，許多工作都還沒上軌道。前線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前線。整風運動還沒有大規模開展，許多幹部思想作風上都殘留着相當嚴重的缺點。那些人，那些事，現在看來，或許叫大家奇怪，但在當時，倒是常有常見的。……任家溝雖然不算一個大村莊，也有二三十戶人家，光景都過得不錯。莊戶們大部份住在溝汊的陽坡上，只有三四家人住在背坡那邊。在附近一二十里，這村莊因為樹木多，牲畜多，沒出嫁的姑娘多，很有名氣。一出溝口，便是一條大車路，人來人往很熱鬧。和大車路平排，從南向北流着的，是一條水清見底的小河。從莊子上往下望，這些樹木呀，出沒在草坡上的牛羊呀，大車路上的馱騾和毛驢子呀，把兩隻腳浸在河裏洗衣服的紅臉姑娘呀，都配搭襯托得那麼好看，簡直是一幅風景畫兒。人們編了一首歌子給任家溝：

任家溝，任家溝，

樹大草肥餵牲口；

年輕姑娘人人愛，

就是討厭任常有！

這任常有就是任家溝合作社的正主任。五十來歲，短短的身材，身上臉上經常帶着病，可是兩個圓圓的大眼睛特別發亮，像水晶一樣地耀人。他從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起，就派在這裏當主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這時候，恰恰滿了五年。他雖然沒有什麼出色的本領，有時還愛貪點小利，可是人頂和氣，也不招是惹非，按照上級的指示，一心一意想給人民把合作社辦好，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才值得一百二十塊錢，到一九四一年已經值到七千二百塊錢，照任常有計算，合作社就算出息不大，到底也發展了六十倍了。此外呢，合作社是政府的一部份，他自己也是政府派來的一個幹部，政府不是給老百姓分了土地麼？從前的窮光蛋現在不是有吃有穿了麼？革命不是給了他們很多的利益了麼？爲什麼還對合作社這一部份革命工作，老是嘖嘖咕咕不滿意呢？可是老百姓不跟他朝這麼算，他們偏要朝那麼算，按小米算。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值得五石小米，以後每年由區鄉政府徵收五石小米給任常有辦合作社，辦了五

年，一共徵收了二十五石小米，現在呢，合作社的全部財產只能值二十石小米啦！這五年，沒分過一次紅利，也不去說它，一塊錢股金就是賠成八毛吧，讓人把八毛取出來也好呀，又不讓退股；合作社的股金賠完了就算了，可是政府不依，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又攤下了五千塊錢新股金；再入點股也不要緊，合作社東西果實便宜，有個十天半月的賒頭也好呀，又沒有，那裏東西比什麼地方都貴，又是「金口玉牙」，沒個少的，也沒個欠的。老百姓都說：「這叫什麼入股呀，這老老實實就是革命負擔。……合作社——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太陽剛從對面山上照下來，任常有就把十來隻羊攔到溝口的草坡上吃草，自己坐在半山小路旁一塊石頭上，一邊吸着煙鍋，一邊望着山脚下自己的合作社出神。一個小毛驢馱着一馱乾草，後面跟着一個老百姓，從溝裏慢慢走出來。他叫了一聲「應才哥！」那人笑着答應了他一聲，又低着頭只顧走路。他問那個人：「應才哥，應才哥，你應承的股金交了沒有？」那個人一聽就生氣了，說：「沒！那來個錢！」又低聲說了些什麼。不用聽，任常有也知道是罵合作社的。那個人走過去了，他自己想：

「合作社不是你要辦，也不是我要辦的，那是政府要辦的，你怪我有什麼用？好，你罵吧……咱們這裏有民主，誰愛罵人就只管罵吧！……不滿意合作社？爲什麼在鄉選會上你不提議

把它取消？……對嘛，你不交錢還不是你自已不遵守政府法令？——憑良心，你也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合作社：一連五間大房子，有一個門市部，有一個飯館，這難道還算壞麼？」

他望着山脚下的合作社，又在出神了。那一連五間房子，建築在溝口大車路西邊的一塊坪台上。大門朝東，對着大車路。大車路前面是一片沙灘，沙灘的盡頭，橫着一條小河。小河的那邊又是沙灘，莊稼地，約莫半里地以後，那些莊稼才逐漸往高爬，爬上對面那沒人居住的山上去了。合作社兩旁，也是在大車路西邊，還有一些高高矮矮，稀稀拉拉的房子。任常有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幾家私人開的磨坊、雜貨舖、麵館之類的東西。合作社後面，有一塊很大的空坪，裏面放着幾口破缸，一副破舊不能用的鞍架，一些霉爛的麻索和一堆磚瓦。磚瓦旁邊是一個羊圈。再往後，越過一畝多的包穀地，就是任常有自己攔羊的這個山犄子了。

他越看越噁，忍不住自己低聲說起話來：『這樣的合作社，難道還能夠對它不滿意麼？』太陽慢慢升起來，那閃閃的金光照在合作社房頂上，照出那上面幾個大補釘，把煙囪上的黑煙也照成赤金色的。他又說：『房頂得灰一灰了。不，等把股金收齊，最好還是瓦上瓦。』那五間房子，破舊是有點破舊，甚至還有點歪斜，也有裂縫，可是任常有總覺得這是附近一二十里最漂亮的房子，材料是最結實的材料，樣式是最合意的樣式，工程呢，那就沒有能比較的了。

在合作社的大門口，那塊直兩丈，寬六丈的坪台上，現在人們在做些什麼事，任常有是看不見了。那裏的人正忙着。推銷員兼副主任高生亮，會計張四海，保管兼採買羅生明，大師傅劉寬福，娃娃羅有成，都在那裏跑來跑去。五間房子正中的一間和靠北的一間是門面，打通了的。北端那一間是保管室。靠南那一間是飯館。南端那一間住着大師傅和娃娃，還堆了一些爛傢私。舖門打開了，裏面有一座橫放着，約莫有一間半房子寬的黑漆欄櫃；欄櫃兩頭橫放着兩張長凳，欄櫃後面一平排放着三個貨架；貨架和欄櫃之間，緊靠南邊土牆，放着一張長棹，兩張凳子。貨架上，放着兩三尺老布，幾塊紅紅綠綠，黃黃黑黑的，擺舊了的線春山綢之類的零剪布頭，三四刀麻紙，幾十盒洋火，幾封水煙，幾條紙煙，此外就是一些神香黃表之類。貨架大部份空着，而這些空着的地方都落下了銅元厚的灰塵。一個年紀四十五六，長方臉兒，兩撇鬍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個子蹲在地上，收拾他面前的兩個木箱子；這人年紀雖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脚有勁，鬍鬚頭髮都是烏黑烏黑的，臉上皺紋很多，不過不顯得老，兩眼精明通透，像兩顆黑寶石一樣。一個瘦條條的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站在欄櫃外面望着他。瘦條條問那歪嘴的黑大個子：『這回走上川還是走下川，高乾大？』歪嘴的黑大個子也不站起來，也不望他，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回答：『走上川。』

飯館那邊，保管兼採買羅生明和大師傅劉寬福正在吵嘴。劉寬福說：「你買也好，不買也好，我給你說過了。回頭客人來了炒不出菜，我管個毬！」羅生明說：「不管對嘛。你怕我會管？人家一滿不賒賬，要現錢，我會有個什麼辦法？」歪嘴的黑大個子走到飯館那邊望了一望，看見燉鍋裏空着，肉架上也空着，只有案板上放着幾條黃瓜和一把蔥兒，他嘆了一口氣，又回來蹲在原来的地方收拾東西。

那年輕的瘦條條又開口了。『高乾大，你這回多不收，少也得收它一千幾百回來開開飢荒。再要這樣子下去，合作社就要卷式了。咱們飯也吃不上了。』

高乾大不開口，只顧收拾東西。他把那些針、線、銀耳挖、耳墜子、木梳、篦子、銅勺子等等放在一道，又把那些布疋呀、麻紙呀等等放在一道；把賬本、小算盤、毛筆、墨盒等等放在木箱下層，然後把那上層的淺木盤子安上，蓋上箱蓋，加上鎖。一直到他站起來，試着撚繩結的時候，他才笑着說：

『誰說不是呢？再過幾天，下上幾場大雨，咱們的房子也要塌的。可是咱們一個錢也沒有，沒法兒修。我問過一二百個老百姓，人家都說，合作社垮了算了吧，不辦更好！』

那年輕人苦笑一聲，搖搖頭，嘆口氣說：『那是誰要辦合作社的呢？叫我看看，……我那年犯

了一點錯誤，是三七年吧，調到合作社來工作，一個月拿一兩塊津貼，吃是有了，穿衣可是就成問題。家裏呢，有代耕。那不頂事，不是這樣缺了就是那樣少了的。合作社的幹部是吃不開的幹部。唉，誰要辦合作社的呢？」

歪嘴的黑大個子舉起大手板在年輕人面前晃了幾下，糾正那年輕人說：「不對不對。張四海，不是那麼個。辦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辦法不對。你碰見一百個老百姓，一百個都會對你說：合作社是好的。一百個也都會對你說：把鈔票擲在河樣，它還會浮起來；把鈔票擲在合作社裏，那就連浮也浮不起來了！這是什麼？——辦法不對！」

正說着，任常有攔罷羊回來了。他聽見高乾大這番話，很不高興地接着說：「高生亮，快走。你今天至少得走五個莊子。賣點東西。還要照咱們昨天晚上談好的，完成收回來股金的任務。說不定你要費很多唇舌，說不定你還要召集村裏的人開會，罷了，你今天還得趕回家。……明天，你說吧，……咱們吃什麼呀？……合作社辦好呢，不辦好呢，留給區上去研究吧！……」說到這裏，任常有不算往下說了。他平平地舉起一條胳膊，另外一隻手握著拳頭捶打那胳膊上有病的酸痛的地方。他的眼珠子往下墜着，誰也不望。等了一陣子，看見高生亮不動地站着，像一根石頭柱子一樣，他又添上那麼兩句：「你那個辦合作社的好辦法，我已經聽過多少回了。你

找幾個東家，把錢湊在一道做生意，賺了錢就大家分走，——那乾脆大家合夥做生意就是了，够得上一個合作社麼？……對了，咱們明天再研究吧！」說完了他就不管別人怎樣，一面捶着胳膊一面朝飯館那邊走過去了。

會計張四海料想他們準會抬起櫃子來，早已經悄悄的走開。他一面走開，一面心裏想：叫高乾大去收股金，還不如叫一個佛爺去收稅。準收不起來。不過他又想：收不起來也好。合作社垮了，自己正好回家，鬧些別的活。剩下那副主任高生亮獨自坐在鋪面的門檻上，歪着臉，歪着嘴，望着路北。他用手指輕輕揪着自己那幾根又稀又硬的鬚鬚，氣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袋煙工夫，他就不響不響地擔起貨郎擔子，下了土台，跟着大車路朝南，往上川走去了。你看他那五尺以上的高大身材，擔起一副擔子像挑起一對空箱子一樣不費力，兩條胳膊一前一後地摔得那麼有勁，兩腳踏在地上登登、登登地那麼響亮，你會想不到他已經是個四十六歲的人了。你聽他說話響亮像銅鐘，說話口氣也一點不圓滑，不世故；你看他一下子生氣生得那麼厲害，簡直一點也不老練，不深沉，……你從背面看他，穿着破舊的黑市布短衣褲，背上掛了一頂破草帽，腳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時候兩邊膝蓋都往外彎，小腿又粗又大，……腦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體相襯，不過整個頭向左歪得很厲害。耳朵很大，很薄。頭髮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這整個

身段、舉動、語言、相貌，你一看就曉得那不是一個和善的，容易欺負的腳色。自然這樣的脚色又往往是過於直率，過於表露，——沒有腸肚。真的，咱們還受人尊稱為「高乾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原來是一個十足的農民，後來逐漸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沒有變完。現在他大半個是共產黨員了，小半個還仍然是農民。你單看他那龐大的身軀，那彎曲的膝部，那猩猩似的走路樣兒，就可以知道。他識字不多，他的革命知識，他的農業、工業、商業的知識，可是淵博得很。他個兒很大，可是野心很小。他面貌醜陋，可是心地和善。他脾氣暴躁，可是辦事細心。他說話粗魯，愛頂撞人，可是有時心軟像婆姨家，聽話像小娃娃。有些事情很激進，有些事情很保守。他不信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但是對於鬼神却不能澈底否定。……

高生亮走着走着，不知不覺已經走了二三里地。一路上穀子、糜子、玉米、高粱、瓜菓豆菜，都長得又綠又壯；人來人往，穿新衣服，包白頭巾，騎大驢子，有說有笑，一片快樂富足的氣象。高生亮在路上碰見很多熟人，都親親熱熱地和他打招呼，拉上那麼一兩句話。只有迎面走來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娃娃，望了他一眼，想打招呼沒打招呼，想說話沒說話，一會兒就閃到後面去了。高生亮覺得這娃娃有點臉熟，一下又記不起是那家的孩子，正在想，那娃娃又從後面跟上來。他們一前一後那麼走了幾十步，……高生亮故意放慢了脚步，咳嗽着，有時也望那孩子兩眼。

後來還是那娃娃先開了口：「高乾大，你老人家不是合作社的高乾大麼？」高生亮站住了，擔子也沒有放下來，點點頭，問：「你是誰家？找我有什麼事？」那娃娃聽說是高乾大，馬上臉色開朗了，回答說：「我是東溝二十里清風崖馬家的，我叫馬吉兒。……我還有個小女子，她養下才三個多月……我真是萬萬想不到，她會病得這麼厲害……我大沒了主意，我婆姨哭開了，……我那個小女子昏過去了，我當她沒了……很有一會兒，她又緩過氣了。——到底，我大想起你老人家來了，他認識你老人家，他打發我……你老人家去給扎一針吧，求求你。咱們這裏沒人會治病，想請巫神又請不起！你老人家……」說話的馬吉兒雖是話兒有點亂，樣子倒還鎮靜；倒把個聽話的高生亮聽得可是心慌起來了。他鼻子一酸，兩個眼睛，一個大得多，一個小得多，都發了紅，又都黏黏地有點兒發潮。他把擔子擺近馬吉兒，彎下腰，把嘴伸到馬吉兒的鼻子上，瞪起那隻大得多的右眼，望着那娃娃的困乏的臉，說：「能行，咱們就相跟上去看一看。你大，他不是清風崖的馬老漢麼？」馬吉兒十分感激地說：「是咧！是咧！」這時候，高生亮已經認為任常有交給他的緊急任務不算什麼太緊急了。

他們兩個向南走過三岔河口的區政府，就拐進東溝向東走。一路上高生亮問長問短，問他幾口人，幾頭牲口，多少地，打多少穀子，長些什麼短些什麼，在合作社入了多少股金，對合作

社有什麼意見等等。高生亮頂喜歡人家求他做一件什麼事，也頂喜歡和人家談家常話，瞭解人家的經濟狀況；碰巧那馬吉兒又伶牙俐齒，樣樣都能解答，真使他喜上加喜。這樣，高生亮也就忘記了自己的扎針手藝究竟是不是够高明，能不能給人治好病；更加忘記了這回出門的任務是催收股金，他今天一定得趕回家，把股金拿回去給家裏開飢荒了。……

還不到中午，他們就到了清風崖，進了馬家，高生亮把擔子放在前窖裏，上了後窖的土炕去給那小娃娃看病。這小娃娃的病已經十分沉重，手脚抽筋，出氣也出不上來。他用手摸一摸娃娃的天堂，燒得怕人，又撥開她的嘴唇，看見嘴唇已經燒爛，牙關也緊緊地閉着了。他看了半天，斷不了是什麼症候，只好對馬老漢明說，這病他實在治不了。馬老漢和馬吉兒，還有馬吉兒婆姨，三個人只是哀求，高生亮只是搖頭，不敢替那小娃娃扎針。過不了多久，那小娃娃嘴唇一青，眼睛一翻，沒了氣了。馬家一家人嚎喊起來。那婆姨哭得更加淒慘，抱住那死了的娃娃不肯放手。高生亮擦了擦眼淚，擔起擔子，從馬家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

整整一個下午，高生亮在這個莊子上串着，這莊子他是很熟的。平時只要聽見巴郎鼓一響，婆姨娃娃都會跑出來，這個間高乾大要襪子，那個間高乾大要頂針。今天靜悄悄的，一個也沒見出來。他覺得很奇怪，就走進幾家人的窖裏看看，有只剩了婆姨在家的，有婆姨漢兩個都在，可